

## 第十四回 救難友昆生見帥 投檄文敬亭罹殃

卻說陳定生等三人，被阮大鍼囑鎮撫司拿去，送至錦衣衛衙門勘問。幸錦衣衛大堂張瑤星不肯阿附權奸，一力開豁，設法審問，不至入在黨逆之中。蘇昆生打探明白，一心要救他三人出獄，一路思想設法打救。回至書鋪內尋思說：「目下滿朝俱是奸阮黨羽，誰人可以救他出獄？」左思右想，忽想起寧南左良玉是侯公子厚交，不免星夜奔至寧南，求他解救，或有可望。於是即刻收拾行李，離了書鋪，竟往寧南而來。

不消數日，來至寧南。一住三日，無門可入，逐日在街上閑遊。一日，見左帥在江上大操，無奈何尋了一座酒樓詐作飲酒，專等左帥操完回營，好相機求見。誰想至辰刻直等到天晚，不見動靜。待至明月東升，方見左兵回營。於是假作唱曲，好待左帥來時驚動他，以便見面。正唱之時，祇聽左帥人馬漸近，反高聲歌唱起來。左良玉同袁繼咸、黃澍等並馬而來。至酒樓下，聞見樓上歌聲嘹亮，便一齊勒住馬問說：「當此戒嚴之時，樓上是何人歌唱？快快拿下！」眾兵等領命，一齊上樓，鎖下來帶至馬前跪下。左良玉問道：「方纔唱曲就是你麼？」昆生叩頭說：「小人求見元帥不得，無可奈何，冒死唱曲，好求見尊面！」左良玉喝道：「軍令嚴肅，如此大膽！你是哪裏人？帶到衙門細審。」

不一時，來至衙門下馬，三人同坐下。袁繼咸說：「方纔唱曲之人，須要早早發放！」良玉遂吩咐將那唱曲人帶過來，問道：「你是哪裏人氏？敢大膽半夜唱曲，快快實說！」昆生說：「小人來自南京，特投元帥，因無門可入，故意犯法求見元帥之面。」良玉問道：「你要見我，有何緣故？」昆生遂泣訴說：「京中奸臣搜拿黨人，無故將公子侯朝宗拿入囹圄，小人特來求見元帥，念舊日交情，統兵前去，以清君側，盡除奸黨，救出侯生，感謝不盡！」良玉說：「侯朝宗乃吾恩師之子，可有書麼？」昆生叩頭說：「那日，阮大鍼親領校尉，立拿送獄，哪裏寫得及！」良玉說：「憑你口說，如何可信？」想了一想說：「有了，俺幕中有侯公子一個舊人，煩他一認，便知真假。」遂吩咐：「請柳相公出來！」

敬亭聞聽外面堂上請他認人，遂緩步出來說：「待老漢認是何人？」一見昆生，大驚：「呀！原來是蘇昆生盟弟，你從何處來？」又向左良玉說：「他是河南蘇昆生，唱曲名手，誰不認得他。」良玉遂叫昆生起來讓坐，問道：「你且說，侯公子為何下獄？」昆生從頭訴說一番，復又一揖說：「祇求元帥早發救書，也不在俺一番遠來！」良玉聞言大怒，說：「袁、黃二位盟弟，你看朝事如此，豈不可恨！」袁繼咸說：「不特此也，聞舊妃童氏跋涉來尋，馬、阮不令收認。另藏私人，以備采選，要圖椒房之親，豈不可殺？」黃澍亦曰：「還有一件，崇禎太子七載儲君，講官大臣確有證據，今已付之幽囚，人人共憤，皆思寸磔馬、阮，以謝先帝。」

良玉聞言，愈加憤怒，說：「我輩戮力疆場，祇為報效朝廷，不料信用奸黨，殺害正人，日日賣官鬻爵，演舞教歌，一代中興之君，行的俱是亡國之政！雖有史閣部心存忠心，俱為馬、阮內裏掣肘，卻也依樣葫蘆。剩俺單身隻手，怎去恢復中原？罷，罷，罷！沒奈何，祇得做要君之事了！」遂向袁繼咸一揖：「臨侯，你替俺修起參本來，參馬、阮欺君誤國、棄正妃、囚嗣君數般大罪，還要一道檄文。」又向黃澍一揖：「借重仲霖起稿，祇說俺發兵進討，教他死無噍類。」

二人遂一齊提筆，登時參本立就，檄文寫完。大家列名在上，遂吩咐作速謄寫，明日就要發兵了。袁、黃二位說：「京中匿名文書紛紛兩集，馬、阮令人搜尋，隨得隨燒。且密令安慶將軍杜弘域築起城磯，久有防備我兵之意。此檄一到，豈肯干休？竟從鋪遞，必行燒毀，差人投遞，死多活少，這便怎處？」敬亭在旁，挺身而出，說：「這樣事，讓老漢走走！」眾人驚曰：「這位柳先生竟是荊柯之流，我輩當以白衣冠送之！」敬亭說：「這條老命甚麼希罕，祇求辦的元帥事來。」良玉大喜，吩咐：「取酒來！待我拜敬一杯。」眾人齊拜，敬亭答拜起來，向昆生說：「借重賢弟暫陪元帥，俺就束裝起程。」遂立刻取了檄文、包裹，辭別而行。正是：

壯士仗義投檄去，雄鎮奮怒提兵來。

卻說柳敬亭仗義，不怕生死，要往南京遞投檄文。遂即辭了左良玉，背著行李，帶著檄文，望南京而來。不數日，來到京城，那日正值三月十九日，乃崇禎皇帝忌辰，百官奉旨，俱在太平門外設壇祭拜。馬士英等俱行禮已畢，佯哭一回。祇見一人素服趕來，大哭說：「先帝，先帝！你國破家亡，總吃虧那一伙東林小人，如今都去投順北朝，剩下我們幾個忠臣，今日還想來哭，你為何至死不悟？」馬士英見是阮大鍼，亦覺看不上，用手拉大鍼說：「圓老不必過哀，起來作揖罷！」大鍼方假拭淚眼，與眾人相見。

眾官散去，士英同大鍼要去看牡丹，來至門首下馬。走至園中，方欲擺設玩具，飲酒賞花。不料班役手持參本，跪稟說：「寧南侯左良玉有本章一道竟投通政司，這內閣揭帖送來過目。」士英接過一看，大驚道：「啊呀，了不得！就是參咱們疏稿。這疏內參咱七大罪，教聖上立賜處分，好不恨人！」有人持檄文稟說：「這文書是差人賚來的，差人尚在外廂押著。」

士英折開看時，見是一道檄文，驚惶無措，乃對大鍼說：「這文書竟是討俺的檄文，文中罵得著實，不久還要發兵前來取俺的首級，這可怎了？」大鍼聞言，亦渾身抖戰，說：「怕人，怕人！別的有法，這卻沒法了！」士英說：「難道伸著脖頸，等他來割不成？」大鍼想了一想，說：「除非調取黃、劉三鎮，早去堵截。」士英說：「倘北兵過河，何人迎敵？」大鍼附耳說：「北兵一來，還要迎甚麼敵？祇有兩著，不是跑，就是降。」士英聞言大悟，說：「慮的是，大丈夫烈烈轟轟，寧可叩北兵之馬，不可試南賊之刀。吾主意已定，即發兵符去調取三鎮的是，還煩圓老親去走遭。」大鍼欣然應承，說：「辭過老師相，晚生即刻就要起程！」士英說：「且住！還有一句密話。」附著大鍼耳邊說：「內閣高宏圖、姜日廣左袒逆黨，俱已罷職。那周鏞、雷續祚留在監中恐為內應，趁早處決。」奸賊大鍼說：「極該的！」遂一恭欲出，士英又說：「且慢，那投檄的差人如何發落？」大鍼躊躇一回說：「不要孟浪，我看黃、劉三鎮不是左兵敵手，萬一斬了來使，日後何以見面？不如且發在鎮撫司，送在監內監禁，俟拿住左良玉之時，再行處決。」士英點頭說：「極是！」遂一揖而去。正是：

少留一點情意，日後好去見面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再聽下面分解。

